

### 【單引擎雙座機沿著海岸線飛行】

單引擎雙座機沿著海岸線飛行，像一尾大號的蜻蜓，在秋日晴朗的天空下輕盈地追逐海水拍岸的泡沫。飛機在接近港口時稍稍爬升，一面往外海的方向劃了一個半圓弧，然後，正正地面向港口後方的小山丘以及那之後的整個港鎮。

無線電吱吱喳喳地響起來，後座的士官長向上聽不清楚駕駛員傅上尉的通話，但他並不怎麼在意。雖然有幾年沒出這種任務了，但整個程序都還是那麼熟悉，前幾天已經和傅上尉就實際狀況的配合演練了兩回，早上在出任務前還又演練了一回，不會有甚麼問題的。

許久未曾俯瞰這個港鎮了，向士官長從剛剛就一直把視線望向窗外。

港鎮幅員滿大的，人口卻不算多，只有較熱鬧的商業區那兒才有整排的磚造或水泥樓房，外圍則疏落的分佈了灰黑色的鐵皮屋頂和日式屋瓦，平房為多。樹多是港鎮的一大特色，馬路兩旁密植的行道樹，住家院子裏的濃蔭，加上除了面海以外的另外三邊延伸出去的農園樹林，使得此刻從飛機上望去的整塊平原綠意盎然，再過去的遠方背景則是彷如屏風般的連綿山脈。

平頂運動場的司令台上，兩肩各掛著一顆星星的守備區張司令正透過麥克風在訓勉他的部屬和這個地方的學子。他面前的操場上，最前排的是行列整齊的士兵，主要是守備區司令部警衛連的兩個排和機場守備部隊的一個排，勉強以三個正面站了三列。士兵後面是各個學校的學生，在這座沒有大學的鎮上，師專、省高中、省女中、農工商三個職業學校、私立中學以及縣立初級中學都派了足夠的學生來參加這場國慶日慶祝大會。

盧浩站在省高中隊伍的最後面一排，他們學校和省女中因為學生多，分配來參加大會的人也多，高一四個班級全部都得參加，盧浩他們初級部二年級有八個班級，由前四班參加。

個子不高的盧浩墊起腳跟可以看得到司令台上的人，但隔了有一段相當的距離，面部的表情看不清，何況那人又戴了個大盤帽。喇叭拉到司令台的屋頂上，聲音清楚傳來，倒可以由話語想像表情，只是天氣熱，內容又無趣，感覺就長到失去任何聽下去的興味了。剛開始唱國歌時，大家都站得挺挺的，行禮如儀一陣，加上冗長的訓話，個個便像缺水的植物般萎頓下來，只有站在隊伍前頭的教官偶而走向後排巡視的時候，大家才又勉強站直一會。

今天導師沒來，她快臨盆了，不過就算她來了，像去年那樣，她也是受不了豔陽，會場又不許撐傘，站不久就會走到場邊樹蔭下休息。今天由上星期才代理導師的余老師帶隊，他是教公民的。

盧浩扭身往後頭望去，大半個運動場上的青草雖則不長，在陽光下卻微微發亮而具有生意，天空看得到幾朵雲，雲下面是運動場遠處的一排不知名的樹，間距很開的樹長得不高，姿勢卻好看，好像是在用不同招式打拳的一排人定在那裏。盧浩看迷了，有那麼一刻所有的聲音似乎都消失了，只有那雲那樹那草在天空下陽光裏打淡了色彩，讓人直想在草地上躺下來。

這時候掌聲卻響了起來，張司令結束了他略嫌激昂的訓話，接著輪到縣長。五十歲出頭的劉縣長是新科縣長，首次在這麼多人的大會上演說，秘書不知道從哪裏抄來的八股文章他前一天才拿到，雖然連自己都不喜歡，但在這種場合也無從修起，便大致照稿開始了他的講演，稍稍振作一下的學生們沒聽到甚麼新意，很快便又故態復萌了。

張司令在司令台兩旁的椅子上坐了下來，和鄰近的地方首長們略略領首，然後脫下帽子，掏出手帕擦額頭上的汗。

過了一會兒，當張司令抬起左手腕看錶的時候，他的餘光瞄到空軍基地的蔡聯隊長也正好在做同樣的動作。

「開始了。」傅上尉說了聲，不管向士官長聽不聽得清楚，他提高了飛行速度。隨著引擎聲的增大，向士官長的胸口突然懸了起來，然後沒來由的冒出冷汗。他覺得很不舒服，然而已經接近山頭了，他趕緊把椅下的出口拉開，抓起帆布袋。俯衝的飛機略微轉了彎到了平頂運動場的邊緣，機首改平，飛了進去。

面對羣眾垂著眼光的劉縣長被突如其來的巨大引擎聲驚起抬頭的剎那，他看到飛機從左前方往他這個方向筆直地飛近。

學生們騷動起來，一面抬頭一面不由自主的躬下了腰。

聽到傅上尉一聲「投！」向士官長把帆布袋對準出口，原先抓住袋口的左手鬆開，改抓上面的一角，協助右手用力一抖，把整袋的東西倒了出去。

飛機灑出了漫天飛舞的小傳單，接著機頭拉了上去，消失在司令台後方的樹林上方。

學生們散開去追拾飄散在空中和落地的傳單，會場有一刻的混亂。劉縣長站在台上，心中興起幾絲的懊惱。這是老把戲了，在他還是議員的時候常常有這個節目，只是這節目已經停止了好幾年，這次在未事先知會他的狀況下出現，而且是正輪到他講話的時候。他強做出微笑看著前面撿完傳單慢慢歸隊的學生，一面回想剛才是不是有甚麼失態的動作，沒事人兒地按捺著不去回頭看坐在他後面的一票地方首長，他不要給他們有竊笑他的機會，特別是搞這種飛機的軍方頭頭。

劉縣長不急，他保持微笑不語，等到整個隊伍從嗡嗡聲裏回復過來，望著台上奇怪為什麼還不繼續演說的時候，他才慢條斯理的理平手上的講稿，重新開始。

余茂雄和初二丁的排頭站在一起，雖然新來乍到，但學校優先安排比較多堂課的國文、英文、數學老師擔任導師，他也就樂得擔任單純教學的科任老師。這個

月開始初二丁的導師提前請假待產，學校臨時派他代理，他不便拒絕，不過是一、兩個月的事情。他歪過頭看他的學生們，他們都在把玩撿來的小傳單，或者低頭聊天。只要他們不太過火，他並不想去干預他們，畢竟這場合連他都覺得沒甚麼意義。剛才飛機灑傳單的時候，他站著沒動，緊靠他站在排頭的班長孫正然沒敢亂跑，是少數沒有傳單的人，此刻正向旁邊的同學借了來看。

余茂雄略微斜了下眼光看那些傳單，其實也只是「慶祝國慶要效法革命精神」、「反攻大陸解救同胞」這一類常見的標語印在淺藍色、淺紅色、黃色、白色的薄紙上，比較特別的是它派發的方式。這使他想起他看過的更特別的傳單。

學校畢業服完預備軍官役後，余茂雄在北部靠山區的一所縣中教書，有一回在學期快終了時，他看到佈告欄滿滿的敘獎名單，從一個嘉獎到兩個小功不等，理由都是「撿拾傳單報繳」。他問了班上的學生，才知道每年東北季風來臨的時候，老共的空飄傳單就來了，山區裏經常可以撿拾得到。「我們常常去找，比較想要撿到時鐘。雖然壞了，還是可以賣到錢呢。」學生告訴他。他明白那其實是計時裝置，算好時間，讓空飄氣球掉下來。有的學生會把傳單分給朋友繳到學校，分享敘獎。膽子大一點的或者應該說是政治敏感度較低的學生，會保留一些下來。一名學生從書本裏拿出一張書簽給余茂雄看，他還記得那的確是製成書簽形式的傳單，不錯的紙質，印著杭州西湖的彩色照片，下面的幾行是描述西湖風景之美以及「祖國的偉大建設」等等字眼。

「老師，這張給你，我還有。」當時學生天真地說，余茂雄微笑搖頭。

縣長演講完了，是省女中的柯淑珍同學代表所有的與會學生發表國慶感言，因為事先背熟了講辭，不到五分鐘就告一段落，接下來的程序速度就快了。學生們意識到典禮即將結束，也振奮起精神，國慶日慶祝大會於是在司儀帶領高呼口號下劃下句點。

軍人帶隊離開學生就地解散的當兒，司令台上的首長們也互相打招呼準備離去。張司令走來向劉縣長握手，說道：

「抱歉了，飛機灑傳單的事決定得晚，沒來得及向縣長面告，…」

「沒關係，我事先已經知道了，」劉縣長微笑著回答：「潮聲電台的王小姐等著要訪問錄音呢，先告退了。」

張司令愣了一秒鐘，一邊慢慢戴上他的大盤帽，一邊尋思著消息到底是從哪裏出去的呢？

向士官長灑出傳單後，沒有如過去那般回頭看他工作的成果，他的胸口發悶得更厲害了，感到暈眩。飛機越過樹林後，繞回來時的航線，又飛行在海岸線上空了。向士官長瞄了一眼底下的海水，在一樣晴朗的陽光下，感覺浪頭似乎更大了，他把眼睛閉起來，努力抗拒隨時可能會發生的嘔吐。

單引擎雙座機沿著海岸線飛行，依然像一尾大號的蜻蜓，在秋日晴朗的天空下輕盈地追逐海水拍岸的泡沫，引擎規律地輕聲作響，慢慢飛回基地。

機輪著地，滑行，轉彎，進停機坪，尚未完全停穩呢，傅上尉突然感覺到一股酸腐的異味從後方蒸騰而起。

士官長不是老鳥了嗎？今天是哪裏不對？傅上尉咕噥著，皺了一下眉頭。

### 【余茂雄走下港鎮鬧區】

夾在學生羣中下了一段緩坡，余茂雄安步當車的走向港鎮的鬧區。上課的日子他都是騎腳踏車去學校的，但今天必需隨隊伍從學校出發參加國慶大會，會後將就地解散，與其回頭還要到學校牽車子，不如搭客運車去，回家反而便利些。

天氣熱，余茂雄已經曬了一個多鐘頭，樹蔭下會涼快些，但不連續的樹蔭是在柏油路外的泥沙地裏，那樣走顯得小氣了，不如走柏油路好邁步。不多久，經過一排住宅，穿過馬路，便進入了商店街的亭仔腳，余茂雄停下來掏出手帕擦了擦臉上和頸子的汗珠，解開一粒襯衫衣領的扣子，意識到有點不妥，隨即扣上，他站了一會，瀏覽街景和流入大街小巷已經逐漸稀散的學生羣，等身體稍涼，舒適了一些再慢慢往前走。

這些年他回來得少，每次回來，都感覺到港鎮的變化，具體的變化容易指出來，譬如說新蓋的西式旅館，改建的公家廳舍等等，但那畢竟不多，讓他怔忡的是一股說不上來的感覺，這感覺最強烈的時候是他離開港鎮到台北唸大學那幾年，每次回來都覺得在熟悉的街路上伴隨著陌生，或許是他正快速地遠離這塊生長他的土地的緣故？這次回來是長住，至少一兩年內不會離開才是。五月面見了校長，談妥教職，八月初就先搬回來，經過兩個月，熟悉感才慢慢返回，但過去那種根植般的篤定看來是一去不復返了。

亭仔腳前頭擁塞起來，是一家電器行，不少行人隔著玻璃窗觀看裏頭的電視實況轉播，港鎮的慶祝大會已經結束了，台北的閱兵重頭戲方酣呢，陸海空各部隊及軍校生的方陣正步通過閱兵台的畫面即時流洩到遙遠港鎮人們的眼前，應該是新鮮的體驗。

余茂雄的印象裏，兩三年前港鎮電視收視的狀況還很差，畫面不清晰，電器行雖有販賣電視機，卻沒銷路。這回看來還滿清楚的，大概是架設了訊號的設備？上星期余茂雄的大哥曾經在飯桌上提到電視，看來電視進入自家客廳是遲早的事。

余茂雄想在回家前繞到山海書局買瓶墨水，每回鋼筆裏的墨水用罄了，他都找姪兒的墨水來救急，說要去買瓶放在桌上好用，屢屢忘卻。這兩個月，他經過山海書局多次，但都未曾駐足。有幾次為了找雜誌，他是去離家比較遠的學文社，那家書店比較新，大概在他讀高中的時候開業的，店面大，燈光也明亮得多。

山海書局在港鎮已經開業很久了，余茂雄不記得第一次來是甚麼時候了，大概總是小學生時來買簿子、鉛筆、橡皮擦甚麼的。他記得初中放榜那天，那時候父親還在，帶他到這裏選一支鋼筆。父親低頭在玻璃櫃裏審視了一會，然後請老闆推薦，老闆在好幾種品牌中拿出兩支來讓他試寫。派克還是俾斯麥呢？戴著大圓框眼鏡穿著開襟棉紗汗衫的老闆問。他沒表示意見，這麼重要的東西似乎是應該讓父親決定。問了價錢後，父親就買了俾斯麥。墨水呢？不用派克鋼筆也可以用派克墨水喔，老闆說。這次他出意見了，不用買，他向父親說，讀師範學校的姊姊桌上就有一瓶銀行墨水，我和她一起用，用完再買。

「等你考上高中，我們再來買派克。」回家的路上，父親轉頭對他說。

余茂雄中學六年一共用了四支俾斯麥。他直升高中部的時候，父親身體已經很壞了，沒熬過那年的冬天。

至於墨水，三塊五毛錢一瓶的銀行墨水就很好用了，五塊錢一瓶的派克墨水應該不會有甚麼神奇的功能。

余茂雄忘了甚麼時候開始用派克鋼筆的，大二？大三？生命裏有許多重大的事情會留在記憶裏，即使刻意想遺忘也無法如意，至於生活裏的小事，誰能事事記得呢？買鋼筆不再是大事，派克鋼筆和派克墨水已經下凡，對於兼家教的他來說是一般用品了。那之後，用壞的或者遺失的，總有若干支了。

余茂雄踱了進去。這家書店的名稱既山且海，面積卻不大。進門左手邊靠牆是一排高玻璃櫃，放一些文具，講義夾、日記本、筆記本、帳簿本、集郵冊、相簿、大型信封、十行紙、中西信紙和各色包裝紙甚麼的，還有地球儀、望遠鏡、米達尺、丁字尺、算盤，以及木製獎牌，獎牌後面的櫃壁還貼著兩面尺寸不同的錦旗，表示他們也供應這一類的東西。高玻璃櫃前三尺是約四尺高的矮玻璃櫃，放比較細緻的文具，像鋼筆、墨水、釘書機、釘書針、迴紋針、漿糊、蠟筆、鉛筆、削鉛筆機和橡皮擦等，還有比較特別的圓規、鴨嘴筆、牛角刀、算盤和口琴等等。矮玻璃櫃兼作收銀櫃台，它只到書店的中間稍後為止，方便店老闆和老闆娘進出。書店中央一長條由前到後是平擺的書台，半途有可容人向左或向右移動的通道，右邊靠牆才是高與天花板齊的書架。

過去不覺得大，現在看來小，但余茂雄知道不能小看山海。一位高中同學的父親在學校的主計室工作，他說，這家書店的生意主要是在書店外面做的，你想想看那些機關學校的文具採購，還有代訂的教科書，一年兩學期開學前後的生意就足夠了。余茂雄曾經在學校的徵答活動裏得到獎項，獎品就是十五元的山海書店購書券，是用鋼版油印的，上面蓋了橢圓形的藍色店戳，他用它買了代數參考書。

買了墨水出來，兩個穿著卡其短褲和汗衫的學生向他行了禮，教太多班了，而且才開學一個多月，他認不出他們，略一回頭，兩雙翻飛的木屐已經叩叩叩的進入書店。

## 【在快樂中帶著憂慮的時光】

從平頂山下到市中心的通路，除了主要的兩線柏油路之外，還有幾條窄如巷弄的街路，兩旁多是公家機構的宿舍，除了幾家院落較大的獨棟之外，其他都是雙拼的，清一色是日式木造房舍。這些木造房舍的屋頂原來是灰瓦的，幾番翻修後，不知是缺瓦呢還是鐵皮浪板施工比較俐落，逐漸以鐵皮浪板取代灰瓦屋頂了。顯然最近才重新塗抹柏油，鐵皮浪板屋頂在陽光下油亮發光。免不了的，塗柏油當時從鐵皮屋頂邊緣滴下來的柏油在簷腳的水泥地上形成的參差虛線仍還十分清晰。

省女中高二的孫一容在國慶大會結束，隊伍帶開到運動場邊樹下解散後，獨自沿著通往火車站方向的坡道行去。

在一條巷弄口的大樟樹下，她停住了，看了看周遭的房舍，又抬頭仰望婆娑的樟樹。是這裏，樹下雙拼的木造房子，巷口算去第二戶是他們小時候的家。一容平常的活動範圍並不在這一帶，這陣子可能超過兩年沒經過這裏了，這棵樟樹是遭到颱風肆虐嗎或者是經過修整？與她記憶裏的風景有了出入。

搬離這裏已經十年了，但還是好懷念啊。在這裏，他們曾經有個美好的家，而她有個快樂的童年。她和小她三歲的弟弟正然都在這裏出生，離開時她剛進小學一年級，夠她保有足夠的記憶了。她記得在樹下玩跳房子，跳橡皮圈，姊姊一慧大她三歲，和她的同學們一樣玩這些，一慧對她很寬容，從來不嫌她小而拒絕她的加入，事實上，在一容尚未入學時，就已經參一腳了。附近的小孩都喜歡聚在大樹下玩，有時候，也有男孩子來玩玻璃彈珠，玩打老虎洞，一容會跟他們玩，她還玩得不錯哩，但一慧只偶而會在旁邊看，從不參加。媽媽說女孩子趴在地上玩姿勢不好看，一慧聽進去了，一容沒當回事。

那時候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宿舍區是沒有甚麼圍籬的，或許是某次颱風掃蕩的結果。最高興的是小朋友，圍籬壞了，彷彿心中的門禁也開了，那陣子大家三兩成羣穿戶而過，可能就是在某個做功課的小朋友的窗前，帶走了原本勉為其難的耐心，然後，大樹下傳來的嘻笑聲，勾引著你用歪七扭八的字跡火速了結作業，或者就直接丟下鉛筆衝出門外。

一容一逕是自由的，那個時候她尚未入學，坐在門前看著成羣小孩在宿舍區遊蕩時，常常聽到斜對過去那家大她兩歲的男孩衝到她們家這邊來，然後就聽到男孩的媽媽在門口的責罵聲。

也許這沒圍籬的自由自在時光並沒有太久，或許就是那場颱風過去的半個多夏天而已，但一容的記憶整個凝聚在那段時光，那個夏天的種種總是散發著美麗的暖色系的光暈，使得那前後的日子都模糊了、甚至於不堪回憶了。

她記得那時候的爸爸。

爸爸喜歡看電影，而且甚麼電影都看，小鎮有三家電影院，不怕沒新片子看。每隔幾天他在下班回到家的時候，便會宣佈晚上看甚麼電影，然後問姊姊一慧